

一本经典的青少年读物 一本世界性的畅销书

# 海蒂

[瑞士] 乔娜·施皮里 著

张爱萍 张莉 译

献给孩子以及那些  
热爱孩子的人们故事



甘肃文化出版社

HEI DI  
海蒂

[瑞士] 乔娜·施皮里 著  
张爱平 张莉 译



甘肃文化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海蒂 / (瑞士) 施皮里 (Spyri, J.) 著; 张爱平, 张莉译.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04.4

ISBN 7-80608-934-9

I. 海… II. ①施…②张…③张… III. 儿童文学—长篇小说—瑞士—近代 IV. I52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6771 号

## 海蒂

(瑞士) 乔娜·施皮里 著

张爱平 张莉 译

责任编辑: 马映峰

装帧设计: 天地人工作室

出版发行: 甘肃文化出版社

印制: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社址: 兰州市庆阳路 230 号

厂址: 北京市朝阳区洼里乡清河甲 1 号

邮政编码: 730030

邮政编码: 100012

电话: (0931) 8454246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版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字数: 160 千字

印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

印张: 7

印数: 3000

书号: ISBN 7-80608-934-9

定价: 18.00 元

(如发现印装错误,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 第一章  |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 | ( 1 ) |
| 第二章  | 在爷爷的小屋里 .....   | (15)  |
| 第三章  | 和山羊出游 .....     | (23)  |
| 第四章  | 去看望奶奶 .....     | (34)  |
| 第五章  | 两个意想不到的访客 ..... | (45)  |
| 第六章  | 新的地方新的生活 .....  | (54)  |
| 第七章  | 不幸的劳顿米尔小姐 ..... | (61)  |
| 第八章  | 混乱不堪 .....      | (74)  |
| 第九章  | 塞斯曼先生回来了 .....  | (83)  |
| 第十章  | 另一个奶奶 .....     | (89)  |
| 第十一章 | 顾此失彼 .....      | (98)  |
| 第十二章 | 大房里闹鬼了 .....    | (103) |
| 第十三章 | 海蒂回家了 .....     | (113) |
| 第十四章 | 跟爷爷去教堂 .....    | (126) |
| 第十五章 | 旅行前的准备 .....    | (136) |

|       |                   |       |
|-------|-------------------|-------|
| 第十六章  | 医生来了 .....        | (142) |
| 第十七章  | 医生在这儿的日子很欢乐 ..... | (150) |
| 第十八章  | 回德夫里村过冬 .....     | (157) |
| 第十九章  | 皮特会读书了 .....      | (166) |
| 第二十章  | 更多的客人 .....       | (173) |
| 第二十一章 | 克莱拉的快乐生活 .....    | (185) |
| 第二十二章 | 突发事件 .....        | (192) |
| 第二十三章 | 她们要走了 .....       | (202) |



## 第一章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 第一章

###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高高的群峰俯视着幽深的山谷，一个名叫梅恩菲尔德的风光秀丽的小镇就坐落在这连绵的群山脚下。一条小路从小镇后面蜿蜒攀升，一直到远远的山脚下。低处山谷中的草地非常贫瘠，但空气里弥漫着高山牧场里飘来的沁人心脾的芳香。

六月里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有一位高挑健壮的年轻姑娘正走在这条小山道上。她一只手提着一个包裹，另一只手里牵着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女孩。小女孩的脸蛋红扑扑的，这也难怪，在这骄阳似火的六月天里，她竟穿着只有在腊月天才适合穿的衣服。从外表上很难判断小女孩的身材，因为她至少穿了两层衣服，一层套一层地，外面还用一条红色的大披肩裹了个严严实实。她的脚上穿着一双带有平头钉的靴子，整个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被衣服捆绑得变了形的包裹。

两个人就这样艰难地往上走，大约走了一个钟头，终于到了一个位于阿尔姆山半山腰的名叫德夫里的小村庄，一进村，四面八方的人们从窗边、门口、路旁向她们打招呼，几乎每一家都有人出来，因为这是那位年轻姑娘的故乡。可是，她似乎根本不想理会大家的问候，始终没有停住过脚步。一会儿，她们两个人就



走到了住户稀少的村边。

突然，从附近的一家窗口中传出了一声喊叫：

“等等我，蒂特，你还继续往上走吗？我陪你一起去吧。”

听到有人叫她，蒂特停住了脚步。海蒂马上挣脱开一直被她紧紧牵着的手，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累了吧，海蒂？”蒂特问她。

“不累，但太热了。”海蒂回答说。

“我们很快就要到山顶了，再坚持一下，迈开大步尽量快点走。再用一个小时我们就到了。”

这时，一个身材丰满，面貌和善的女人从刚才传出喊声的房子里走了出来，和她们一起走。海蒂站起来，跟在两个大人后面。这两个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马上便兴高采烈地议论起德夫里和附近村庄的种种逸闻趣事。

“对了，蒂特，你究竟要把这孩子带到哪儿去呢？”这位新加入的伙伴问道，“这就是你姐姐留下的那个孩子吧，听说成了孤儿？”

“就是呀，”蒂特无可奈何地说，“所以我才要带她到阿尔姆大叔那儿，让他来照顾她。”

“什么？你是说要把这可怜的孩子送到山上阿尔姆大叔那儿？你是不是疯了，蒂特？你怎么想出这么一个傻主意！不过我相信，你如果这么向阿尔姆大叔建议，肯定一提出来，那个古怪的老头就会毫不留情地把你和孩子一起赶出来。”

“他不会这么蛮不讲理吧，毕竟他是这孩子的爷爷，他也该为这孩子做点什么了吧。四五年了，一直都是我在照看这孩子，如果今天他还不管她，我可就没办法了。芭贝丽，我告诉你，最





## 第一章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近我刚找了一个工作，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我可不想这次再因为这孩子而失去工作的机会了，也该轮到他这个做爷爷的为孙女尽点责任了。”

“可是，蒂特，如果他是个正常人，那倒也没什么问题，”芭贝丽非常严肃地坚持说，“可是，你心里也是很清楚的呀，像他这样的人，怎么可能知道该怎么去照顾小孩子，更何况是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呢？这孩子怎么受得了山上的生活？对了，蒂特，你这次究竟要到哪儿工作呢？”

“去德国，”蒂特说，“在法兰克福，是一份顶好的工作，为一个很好的家庭干活。去年夏天他们到山下的温泉洗浴，住宿在让加斯的一家旅馆，正巧我是负责她们那个房间的服务员。当时他们就很希望我能去为他们帮佣，可是我走不开。今年他们又来了，又邀请我过去，这次我决定一定要去了。”

“唉，真幸运我不是这可怜的孩子！”芭贝丽非常失望而又无可奈何地说，“你根本不知道那老头在山上是怎么生活的，没有人知道，他不和任何人来往。这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他去过教堂。他偶尔才拄着他那根大粗拐杖下山一次，每个人都躲避着他。他眉毛浓密，头发花白，再加上一把吓人的大胡子，看上去就跟野人似的，大家躲他都来不及，谁还敢把自己往虎口里送呢！”

“那又怎么样？”蒂特固执地说，“怎么着他也是这孩子的爷爷，他有义务照顾他孙女，但愿他不会对她太坏。可即使他对她不好又怎么样呢，错的是他，又不是我。”

“可是，我很奇怪，”芭贝丽用试探的语气问，“那个老头心里究竟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呢？为什么他总露出一种悲哀孤独的眼



神，而且非要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阿尔姆呢？这里的人们一直对他议论纷纷。我想你肯定从你姐那儿听到过关于他的整个故事，或者怎么也比我们知道的多。是不是，蒂特？”

“我是知道一些，但是，我可不敢提起关于他的事情，万一被那怪僻的老头知道了可不是玩的。”

可是，芭贝丽可不想这么白白丢掉一个可以好好了解怪老头阿尔姆大叔的机会。她是刚刚从很远的普拉堤高歼到这儿来的，非常想多了解一下这个奇怪的邻居。她急切地想知道他究竟为什么那么不愿见人，偏偏要像个隐士一样孤零零地住在山上；为什么村里的人既议论他，又似乎很不愿意提起他的事情，人们到底为何会对他产生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而且，为什么几乎全德夫里的人都称他为阿尔姆大叔呢？这也是芭贝丽一直弄不明白的地方，虽然她也和全村人一样这样称呼他。看他的年纪，不可能是全村人的叔叔辈呀。可大家都那么叫，芭贝丽也只有跟着大家一起这么叫他“大叔”。

蒂特是土生土长的德夫里人，直到前年她妈妈去世，她才离开这个村子，到让加斯的一家大旅馆担任女招待的工作，搬到拉加兹温泉去了。今天早晨，她带着小海蒂从拉加兹温泉回来，路上搭了一辆拉干草的熟人的马车，来到了梅恩菲尔德村庄。

芭贝丽不想放过这个打听阿尔姆大叔的好机会，便亲密地挽着蒂特的胳膊，不停地软磨硬泡，“你就告诉我一点嘛，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村里人说的那些到底是不是真的，你肯定知道对吧？那个老头到底是什么来历，是不是以前就这么不愿见人？大家为什么好像都很怕他似的？求求你告诉我一点吧。”

“这我可说不上来，我今年才 26，老头至少有 70 了，他是不





## 第一章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是一开始就这样，我也不清楚，我根本不知道他年轻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人。不过，如果你能保证不把我说的话传得人尽皆知，我可以考虑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他和我的妈妈都是多姆莱斯人。”

“蒂特，你怎么会这么想呢，我当然不会说出去的，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芭贝丽听了蒂特的话有些不高兴，抗议道，“我可不像波来蒂冈那些爱嚼舌头的长舌妇，无论有什么事，我都能管得住自己的舌头，你尽管放心就是，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好吧，那我就说给你听，你可得说话算数！”

蒂特不放心地又叮嘱了一遍，然后又觉得若自己的话被孩子听去不太好，马上向四周看了看，可哪儿还有海蒂的影子！她们只顾着说话了，早就忘了还带着一个小孩子。蒂特停下了脚步，紧张地向远处张望。虽然山路蜿蜒曲折，但俯看下去，能一直清楚地望见德夫里，整条山道上连一个人影都看不见。

“看，她在那儿！”芭贝丽忽然叫了起来，“你看见了没有？就在那儿。”她一边说，一边指着很远的一个小小的身影。“没关系，她正跟着羊倌皮特和那些山羊一起往山上爬呢。奇怪了，怎么今天皮特这么晚了才赶羊上山呢？不过正好，他可以帮着照看那孩子，你也可以安心地讲给我听了。”

“她根本用不着皮特照看，”蒂特说，“你别看那孩子才五岁，可机灵着呢，她可是什么都懂，完全能自己照顾自己。她非常聪明，知道事情怎么样做才是最好的，我相信她会和那老头相处得很好。而且，那老头除了那两只山羊和山上那座小破屋之外已经一无所有，只有海蒂了。”



“那他是不是以前境况比现在好得多？”芭贝丽好奇地问。

“当然了，他以前可是拥有多姆莱斯最大庄园的大富翁呢。”蒂特加重了语气，“他出身于一个大户农家，他是老大，只有一个弟弟，他的弟弟性情温和诚实憨厚；可他本人却是挥霍无度、无所事事的公子哥儿，总是一副贵族的习气，只知到处摆阔，飞扬跋扈，交往了一群来路不明的人，成日里酗酒、赌博，很快就将家产全都败光了。可怜他父母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悲痛之余不久便相继去世了。他的弟弟变成了孤儿，穷困潦倒，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杳无音信。不知什么时候，阿尔姆本人也失踪了，只给自己留下了一个不光彩的恶名。刚开始的时候，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听说他参了军，到了那不勒斯。从那以后，又过了十多年，再也没听到关于他的任何消息。”

蒂特讲起他的事情眉飞色舞，芭贝丽听得非常入神，一旦蒂特稍有停顿，她就催促她快讲。

“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带着一个叫图巴斯的男孩出现在多姆莱斯，他想把孩子托付给亲戚抚养。可是他发现所有的门都向他关闭着，没有人想搭理他，没有人愿意帮助他。他非常生气，大发雷霆地喊着再也不踏进多姆莱斯一步，然后就带着孩子来到了德夫里，在这儿生活了下来。大家猜测可能老头儿在南方结了婚，很显然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了，据说他的妻子是比甸州人。老头儿好像攒了一些钱，足够让那个男孩到一个木匠那儿去当学徒。图巴斯是个规规矩矩、讨人喜欢的孩子，德夫里人都很喜欢他。但是人们毕竟对那老头儿很畏惧，因此流传了很多不利于他的谣言。人们甚至谣传他是因杀了一个人——当然不是在战场上——从那不勒斯的军队里逃出来的。当然，我们之所以还能容忍





## 第一章

###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他，只是因为他是我们家族的一员，而且我的祖外婆和他的奶奶是表姊妹，两家之间还有这一层不远不近的亲戚关系，我们得叫他‘大叔’。更何况，德夫里几乎所有人都是我父辈的亲戚，所以村里的人也就都叫他‘大叔’了。因为他住在阿尔姆山上，我们就叫他‘阿尔姆大叔’。”

“那个叫图巴斯的小伙子后来怎么样了？”芭贝丽急切而关心地问道。

“别急，我喘口气儿，说得太急了。马上就说到他了。”蒂特说，“呃……图巴斯在梅尔斯当学徒，很快学成后回到德夫里，就娶了我姐姐阿尔菲德。他们两个人从小就相互倾慕，婚后更是相敬如宾，生活非常美满幸福。可谁料到，好景不长，他们结婚刚两年，图巴斯竟在帮别人建房时，被一根从房梁上面掉下来的木头当场砸死了。当他那被砸得面目全非的尸首被抬回家时，可怜的阿尔菲德惊恐万分，哭得肝肠寸断，悲痛欲绝，很快发起了高烧，从此便没有再好起来。我姐姐身体自小就身单体弱，而且得过一种怪病，病的时候很难分清她是睡是醒。过了没几周，她就追随图巴斯去了。自那之后，多姆莱斯更是到处传播闲言碎语，人们认为这是阿尔姆大叔多年来背弃上帝的报应，甚至有人当面跟大叔说这种话，牧师也规劝他应该通过忏悔来祈求上帝的宽恕。这一切自然使大叔越发生气，更是见谁都不理了，性格更加怪癖。乡亲们见到他，也都躲得远远的，谁都不愿去招惹他。有一天，我们忽然听说他搬上了阿尔姆山，而且发誓从此不再下山。的确，从那时起，他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在山上，再也没搬下来过，断绝了与村里人和上帝的一切联系。

阿尔菲德的孩子才一岁就成了孤儿，我和妈妈就收养了她。



但是去年我妈妈去世了，我很想到山下的温泉去赚点钱，就把孩子送到法斯道夫请厄苏拉老奶奶照顾她。我在城里找一些缝补的工作，那里的人总需要缝缝补补的。一开春，我去年曾经服侍过的法兰克福客人便又来了，邀请我过去，而且要我一定过去。我答应了，而且准备后天动身，那可真是一份极好的工作。”

“你就因为这个要把孩子交给山上的老头儿？蒂特，我真不懂你的大脑到底是怎么想的。”芭贝丽非常气愤地指责道。

“可是，我又能怎样呢？”蒂特不服气地说，“都四年了，我对这孩子可谓是仁至义尽了，还想让我怎么样？我总不能带着她一起去到法兰克福吧。哦，芭贝丽，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再有一半路就到阿尔姆大叔家了。”

“我到了，”芭贝丽回答道，“我找皮特的妈妈有点事，冬天，她经常帮我纺线。我们在这儿分手吧，蒂特，祝你好运！”

蒂特站住身子，看着同伴芭贝丽走向一座古铜色的低矮的山间小木屋。小木屋坐落在离山路几步远的山谷里，正巧能躲避阵阵山风。小屋破旧不堪，在山风强劲的肆虐下，似乎随时都可能倒塌，小屋中的人实在非常危险。当暴风席卷过来的时候，整个小屋左右摇摆，门窗劈啪作响，屋顶一根根腐朽的屋梁摇摇欲坠，颤颤巍巍。这间小屋如果是处在一个稍暴露的位置，在这种鬼天气里，大概不用多久就会被掀翻到谷底。

这就是那个11岁的男孩儿——羊倌皮特的家。每天早晨，皮特都要下山到德夫里，然后赶着山羊上阿尔姆山上放牧。他会将它们赶上青草最肥美新鲜的地方，让它们美美地吃上一整天。傍晚，太阳下山的时候，皮特再带着这群活蹦乱跳的山羊跑下山。一到德夫里村，他就会把手指放到嘴边，打个响亮的口哨。山羊





## 第一章

###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的主人便知道是皮特带着山羊回来了，便陆陆续续地出来领回自己的山羊。出来领羊的大都是一些孩子，因为这些山羊们都很温顺，即使年龄再小的孩子也不害怕它们。

整整一个夏天，只有这个时候皮特才能和同龄的伙伴们见面，其余的时间里，就只有可爱的山羊与他为伴。皮特家里还有妈妈和一个瞎眼的奶奶，可他很少有时间在家里陪她们。他总是每天早晨吞下一片面包，灌完一杯牛奶后就早早地出门了，傍晚也总是在德夫里和其他的孩子们玩够了才回来，而且每晚回家，狼吞虎咽地吃过晚饭，就该上床睡了。皮特的爸爸原来也是个羊倌，几年前伐树时出意外受伤死了。他妈妈的名字叫布雷吉特，全村的人都管他瞎眼的奶奶叫“奶奶”。

芭贝丽离开后，蒂特开始焦急地寻找两个孩子和山羊，但是始终看不见一个人影。她沿着小路往上走，来到一个视野非常开阔的地方，还是看不到山羊和孩子的影子。蒂特非常着急，不断地东张西望。

而此时，两个孩子正走在一条离这儿很远的小山路上。皮特有自己的上山路线，他对山上的矮树丛非常熟悉，他知道哪儿的草羊儿们吃了好，所以在途中不停地绕路走。海蒂由于穿着那么厚重的衣服，开始的时候，又累又热，只是气喘吁吁地跟在皮特和山羊后面。但她一声不吭，只是羡慕地看着轻盈的皮特和山羊们。她见皮特打着赤脚，身穿一条活动轻便的裤子，自在地在山间跑来跑去；而山羊们更是轻松，它们细长的腿不断越过矮树丛和石块，快速地跑上山坡。突然，海蒂停了下来，坐到地上，手脚麻利地脱下了鞋子和袜子。然后站起来，迅速摘下紧紧裹在身上的厚披肩，并飞快地解开礼拜日才穿的上衣，迅速地脱了下了



来，接着又把里面一件也脱了下来。这都是蒂特为了少带行李，才让她六月天穿了这么多衣服。海蒂把多余的衣服都脱了下来，只穿着一件轻巧的衬裙，伶伶俐俐地站在那儿，向着空中不断地挥舞着解放了的手臂。她把脱下来的衣服整齐地堆在一边，蹦蹦跳跳地追赶皮特和山羊。开始时，皮特并没注意她到底要干什么，但当他看到她现在一身轻松，不由高兴地咧嘴笑了。当他看到不远处堆着的那一堆衣服时，笑得更开心了，大嘴几乎咧到了耳朵根，但他什么也没说。海蒂这下子可高兴了，开始和皮特聊天，她问了皮特许多问题，一个接一个几乎快得让皮特来不及回答。比如一共有几只山羊啦，皮特要带它们去哪儿啦，到那儿干什么去呀等等。他们和山羊们终于来到了小屋跟前，进入了蒂特的视线，一发现他们，蒂特马上尖叫起来：

“海蒂，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怎么只穿一条裙子？你的那两件上衣和那条披肩哪儿去了？还有我给你买的新鞋呢？是不是和袜子一起被你弄丢了？海蒂，你倒是说话呀，你把它们弄哪儿去了？”

海蒂毫不在意地往山下一指，“在那儿呢。”蒂特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果然发现有一堆东西，上面好像有一片红红的颜色，肯定是那条披肩了。

“你这个淘气的孩子！”蒂特大发雷霆，“你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把衣服都脱掉了？你想干什么？”

“我现在不需要它们了。”海蒂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了，理直气壮地说。

“你这个愚蠢的孩子，真拿你没办法！”蒂特气急败坏，“谁去给你把衣服拿回来？这可又得走上半个小时！喂，皮特，快点



## 第一章

### 上山去找阿尔姆大叔

下去帮我把它拿上来呀！别站在那儿发愣，像脚底下生根似的！快点呀！”

“我已经晚了，要不赶快上去，来不及了。”皮特根本没有行动的意思，仍旧两手插在裤兜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

“喂，你只是站在那儿瞪眼，也走不了，”蒂特生气地冲皮特喊道，“好吧，如果你去拿过来，我就把这些钱给你。”说着蒂特掏出一枚崭新的一便士硬币。皮特一见到硬币，马上两眼放光，一下跳了起来，迅速地向山下冲去。几乎一眨眼的功夫就冲到了那堆衣服旁边。不大一会儿他就抱着衣服跑了回来。蒂特只好把那枚硬币给了他。皮特麻利地把硬币接过来，迅速放进裤兜里，满面欢喜。他可是很少有机会获得这种意外之财的。

“反正是同路，就麻烦你帮我把这些衣服拿到山上阿尔姆大叔那儿去吧。”说着，蒂特爬上了皮特家小屋后面的一个陡峭的山坡。

皮特很高兴帮她这个忙，他赤着脚跟蒂特的后边，左胳膊夹着衣服，右手挥舞着鞭子赶着羊群。小海蒂和山羊们又蹦又跳，乐颠颠地跟在后边。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他们终于到达了阿尔姆山的山顶牧场。山顶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屋，这就是阿尔姆大叔的家。小屋虽然四面临风，但也能四面接受灿烂的阳光，由此往下看，整个山谷美丽的景色一览无余。小屋后面，有三棵枝繁叶茂的冷杉树。它们旁边又是一条蜿蜒向上的山路，伸向远处的又一座山峰。这是一片青草郁郁、怪石林立的美丽山坡。

阿尔姆大叔在背靠小屋面向山坡的地方安了一个木凳，当这一行人走近时，这老头儿正叼着烟斗安然地坐在那儿，双手放在膝盖上，奇怪地看着两个孩子和一群山羊，及那位蒂特往山上

走。孩子们走在前面，蒂特落在了最后，实际上小海蒂最先到达了山顶，她一上来就径直跑向阿尔姆大叔那儿，并向他伸出手说：

“爷爷，您好！”

“嗯，你是谁家的孩子啊？”老头只轻轻地握了一下海蒂的手，冷淡地问了一句。他细细打量着海蒂，浓粗的眉毛下射出锐利的目光，盯住海蒂。

小海蒂可不怕他，同样一眼不眨地回视他。她被这位长相奇特的老爷爷深深吸引了。只见他满脸长长的胡须，灰色的眉毛像两把乱草，这简直是她见过的最有意思的一张脸了。这时，蒂特和皮特也上来了，蒂特走上前，皮特则站在那儿，奇怪地看着他们。

“大叔，早上好，”蒂特走上前来，对阿尔姆大叔说，“我把您的孙女带来了，她是图巴斯和阿尔菲德的孩子，您肯定认不出她了吧？也难怪，从她一岁以后，您就再没见过她了。”

“你把她带到我这儿来做什么？”老头粗鲁地问。接着又冲皮特喊道：“去！皮特！去放你的羊去！今天怎么这么晚？别忘了把我的山羊也带上。”见老头儿正恶狠狠地瞪着他，皮特马上跑开了。

“我把孩子带来让她和你一起生活，”蒂特直截了当地说，“我照顾这孩子已经四年了，我已尽了我该尽的一切责任，现在该轮到您来照顾她了。”

“噢，该轮到我了，原来是这么回事！”老头儿咕哝着，扫了一眼小海蒂说，“如果这孩子不懂事，哭闹着要找你，我该怎么办？”

